

上海高等教育文库·领导篇

理想的行者

我的教育人生

王一飞 著





上海高等教育文库·领导篇

理想的行者

——我的教育人生

王一飞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简明生动地叙述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原校长王一飞教授作为一名教师、一位大学校长、一位联合国官员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年届古稀的他对人生真谛的反思与感悟。此外,本书还收集了王一飞教授历年来重要的演讲、文章及读书笔记,较为系统地阐明了他对高等教学、医学教育改革、大学的文化与精神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独特理念、战略思考及实践经验。尤为宝贵的是,本书还收录了他多年来与莘莘学子们促膝谈心与互动对话的真实记载。正如他所说:“三尺讲台是我的终身岗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想的行者:我的教育人生/王一飞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上海高等教育文库. 领导篇)

ISBN 978-7-313-06529-2

I. 理... II. 王... III. 高等教育—上海市—文集 IV. G6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0500号

理想的行者

——我的教育人生

王一飞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2.5 插页:6 字数:188千字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30

ISBN 978-7-313-06529-2/G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上海高等教育文库编委会

主 任 沈晓明
副 主 任 张伟江 杨德广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印 杰 卢冠忠 李国强 张济顺
 陈 信 陈田初 陈敬良 周哲玮
 桑秀藩 黄伟灿 黄清云 谢仁业
 蔡达峰

永远的功绩

——《上海高等教育文库》总序

教育犹如奔腾的长河,前浪不止见后浪,奔腾向前;教育犹如无际的大海,宽阔无垠而深邃,厚积薄发;教育又如连绵的山脉,高峰之外是峻岭,层层攀升……上海的高等教育承先人之传,又在近百年间发展、提升。如今,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已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老一辈人都知道,以前能进入上海高等学府深造的人,堪称凤毛麟角。而到了2005年上海已拥有63所普通高等院校,52万青年才俊借此深造成才;以前我国自行培养的研究生寥若晨星,如今上海在校研究生已超过8万人;以前上海企事业单位中高中毕业生是少之又少,如今在各行各业,学士、硕士、博士毕业生挑起了上海飞速发展的重担……

30年不过弹指一挥间,其间有难以计数的家庭因为教育而改变了命运;有难以计数的学生得以在知识的宫殿里增知成才;又有难以计数的青年学人引领着时代的创新潮流……上海的高等教育撑起了一方发展的万年基石,莘莘学子以骄人的业绩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崭新天地。因为高等教育,上海变得更强了。在这辉煌的30年中,各界志士仁人、万千辛勤园丁思考、探索、创新、追求、奉献,付出了许许多多。

为了总结30年来上海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所取得



的丰功伟业,为了讴歌广大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开拓进取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上海高等教育学会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集结业内有识之士编辑了《上海高等教育文库》。本文库分成两大部分:一是《上海高等教育文库·改革发展篇》,二是《上海高等教育文库·领导篇》。

在《上海高等教育文库·改革发展篇》中,我们记录了上海高等教育在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经费投入体制改革、招生和就业制度改革、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以及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等方面勇于探索,善于创新,坚持发展的历程。这里虽然谈不上枪林弹雨、隆隆炮声,却也有惊心动魄、战旗猎猎。正是不断地改革与创新,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上海高等教育才攀上了新的高峰;正是不断地改革和创新,上海的济济人才才得以显山露水开始新的人生。

《上海高等教育文库·领导篇》,则展示了一大批高校原书记、校长的风采。这批改革开放的时代弄潮儿,曾站在高校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上,不畏困难,勇于改革,坚持创新,在艰难中改天换地;他们从小学到大学不断成长,并从一名普通青年教师到大学领路人的历程也耐人寻味;他们都曾备尝常人难以理解的磨难,他们也尽情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他们以自己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高尚的情操和作为一个团队领军人物的气度、风范,写就了一段美丽的人生!

虽然一部《上海高等教育文库》难以书尽改革开放 30 年来上海高等教育改革的全部,纵然穷尽浓墨重彩也难以涵盖 30 年来上海高等教育改革之精华,我们依然愿意作出这挂一漏万的努力,用图书的形式保留住上海高等教育的传家之宝,为的是让当事人记下这段历史,让后来者铭记这段历史。

愿《上海高等教育文库》年年添新作,愿上海高等教育之树常青!怀着敬慕和激动之心,写此以为总序。

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张伟江

2008 年 8 月 8 日

目 录

跌宕多彩的教育人生 / 1

襁褓到总角之年(1939~1949) / 3

加冠之年(1949~1959) / 5

而立之年(1959~1969) / 7

不惑之年(1969~1979) / 10

知命之年(1979~1989) / 12

花甲之年(1989~1999) / 16

古稀之年(1999~2009) / 21

反思与感悟 / 27

大学校长的理想与希望 / 35

面向21世纪,探索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的新模式 / 37

对我国卫生事业发展与改革的思考及建议 / 55

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几点思考 / 65

医学科学走向何方——反思与展望(摘要) / 100

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教育改革之我见 / 103

与成功有约——对话新世纪的医学人才 / 117

从上好每一堂课谈起 2006~2008年间的几次讲座 / 127



殷殷寄语 / 137

始终把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 / 139

竞争 奋进 振兴 / 147

为二医出力 为二医争光——在美校友的共同心愿 / 149

满怀信心,脚踏实地,坚韧不拔,昂首前进 / 151

走向灿烂的明天——庆祝建校四十周年 / 154

谱写二医发展的第四乐章 / 156

任重道远 追求卓越 / 159

而今迈步从头越 / 163

要把知荣辱、讲文明变成我们的习惯 / 165

智慧和人格 / 167

附录 / 171

引导年轻人走向医学前沿——记上海二医大教授王一飞 / 173

熔艺术与医术为一炉 / 176

医学院校办学标准与留学生工作 / 178

高效促进学科发展的方法 / 180

描绘二医发展蓝图 提出学校发展十大目标 / 182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记王一飞教授 / 184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与王一飞教授的对话 / 188

后记 / 190

跌宕多彩的教育人生



什么是人生经历,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不同的诠释。一种白描式的定义是“人的生存及一生全部的生活经历”,这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我欣赏另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认知:“人生经历是人为了实现其梦想展开的所有活动。”这里强调的是人生在世必须有梦想,并用毕生的精力与心血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斗和拼搏。我的人生经历是平凡的、普通的,但也有跌宕起伏,也曾遭遇过几个必须作出抉择的“关口”,并展现出多姿多彩的人生场景。

襁褓到总角之年(1939 ~ 1949)

1939年11月3日,我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父亲是一个文学、历史及新闻学的教师,也是一位业余翻译家。他一生“天马行空”,无固定职业。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开卷有益”,对书籍爱不释手;他一生最大的特点,是“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母亲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如果遗传基因也会影响人的择业行为的话,双亲的教师情结是赐予我的一笔财富。

由于父亲的居无定所,我的童年生活在女性的“包围圈”中,包括妈妈、奶奶、外婆、一个夭折的姐姐、两个妹妹,乃至保姆。5岁入幼儿园,直至小学毕业,所有的班主任及任课老师都是女性。在众多女性的呵护与熏陶下,我成了一个“听话和守规矩的男孩”,温顺细腻有余,但阳刚彪悍之气不足。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幼儿园及小学,应当也有男性教师任教,这对于儿童的性格平衡与正常行为发育至关重要。

在日寇占领上海时,父亲栖居香港,期盼母亲带着襁褓中的我能早日去港团聚。不巧的是,决定搭乘飞机赴港那天的早上,我开始腹泻不止。



我妈妈毅然决定取消行程。结果那架飞机不幸坠落在广西山区,机毁人亡,我们母子俩万幸逃过了一劫。

我在古柏路小学6年上学期间,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这所小学培养了我3个好习惯,使我终生受益。一是鼓励课外阅读,我几乎每天都有一小时翻阅《小朋友》、《儿童时代》、《格林童话》等书刊;二是定期组织学生演讲比赛,记得我第一次上台演讲时,惊恐不安忘了开场白,终以抱头大哭结束。第二次在父母及老师的鼓励下,悉心准备,反复操练,居然畅快顺利,一气呵成得了演讲比赛第一名;第三,萌发了对音乐的兴趣,小学教导主任特别恩准我可以弹奏学校中唯一的一架钢琴。我常常在月光下,在黑白琴键的优美旋律中遐想与憧憬,以至于小学毕业时,我打算去报考音乐学院少儿班,但终因母亲坚决反对而放弃了从艺之路。1946年我又添了一个弟弟,但因食用变质的美国军用奶粉而突发肠炎,痛苦折磨了两整天,在绝望的喘息中离开了人世。我在旁和家人一起守候祈祷,也就在那时萌生了将来当一名医生的愿望。在我心中,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是那样的崇高和伟大。

加冠之年(1949 ~ 1959)

如果说我一生中作出过数次有决定意义的正确抉择的话,那么在市西中学及南洋模范中学的6年求学生涯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在那段青春躁动的岁月里,我曾整天沉湎于小说中而不能自拔,特别厌烦枯燥的数学课,经常欠交作业,甚至成绩亮起“红灯”;我也曾顽皮地推倒邻居的围墙,敲响深宅大院的门铃后逃之夭夭;更有甚者,在教室虚掩的门上搁一个墨水瓶,让那位风姿绰约的生物学老师月牙色镶金边的旗袍上留下污迹……

所幸的是,噩梦很快觉醒。两所中学的特殊氛围抚育我从稚嫩走向成熟;两所中学的诸多杰出的师长成为我效仿的榜样与楷模;两所中学的众多同窗好友成了我一生中的莫逆之交。市西中学与南洋模范中学的教学质量是有口皆碑的,除了文理并重、学风严谨、锻造人格、陶冶情操四大特色外,“第二课堂”的教育与熏陶更使我受益匪浅。在这期间我看完了几十部中外名著,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就看了两遍;还



理想的行者

参加了写作训练班、生物兴趣小组、歌唱比赛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当上了合唱队的手风琴及钢琴伴奏。我还清晰地记得,初中毕业考的作文题目是“论时间”,高中毕业考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这两篇作文我都得了高分,并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课后两位老师找我促膝谈心,指出我文中的缺憾与不足,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与希望。有两句话至今仍在耳际萦绕:“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正的,关键是如何利用时间”;“理想、梦想、空想与幻想的共同特点是‘想’,有‘想’才有希望,但只有‘做’,才能真正实现你的人生目标,这才是理想的真谛。”

1957年我在竞争激烈的全国统考中胜出,考上了我梦寐以求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大雨滂沱,雨水、汗水、泪水交织在一起,我想当一名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名医的征程终于可以开始起航。

而立之年(1959 ~ 1969)

进入二医的第一件事是买一本新的日记本,在扉页上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踌躇满志的“豪言壮语”,在我的脑海中似乎已看到数年后穿上白大褂,拿着听诊器的“光辉形象”。

两所中学为我打下的扎实根基,使我的医学生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出色完成各门必修功课之余,我还做了3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一是自学英语。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学教育中,大多学习的是俄语,因此,我在中学学的也是俄语。进入大学后发现浩如烟海的医学文献绝大部分是英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掌握英语,就成不了名医。于是我与两个志同道合的挚友自发地组织起一个英语自学小组,每天花几个小时死啃一本英文原版专著,即 *de Robertis* 的 *General Cytology*。整整一本巨作从前言到结语,硬是借助词典,逐字逐句地阅读、翻译、背诵、默写,足足用了一年,居然通篇读完了、弄懂了。没有老师,没有录音机,没有固定的学习时间,靠的是决心、信心与恒心,靠的是刻苦、严谨与坚韧,这次自学经历令我十分难忘。



二是学科整合。我记得 *de Robertis* 在 *General Cytology* 一书中说过一句至理名言：“现在是分析科学的黄金时代，但又处于下一个综合科学高峰的前夜。”我反复揣摩这句话背后的蕴涵。的确如此，我接受的是分析科学体系的传统医学教育，先基础后临床，把一个完整的人体分成解剖、组胚、生理、生化、病理、药理、内科、外科……几十门核心课程分别讲授，但人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瞎子摸象”永远不能认识其全貌。而想真正认识人体，必须将这些相互隔绝的知识与信息加以整合，在此基础上升华到更高层次的认知与理解。为此，我利用了几个暑假，把人体分成 10 个系统，诸如循环、呼吸、消化、生殖等，每个系统准备一厚册笔记本，将与该系统相关的各科知识重新归纳、整理、重组与演绎，完全靠人手抄写，绘图制表，裁剪编辑，终于完成了 10 余册“巨著”。这是我实践学科交叉整合的真实记载，这些“巨著”我将永远珍藏。

三是科学研究。十分凑巧的是我就读的两所中学的校长都姓“赵”，市西中学的赵传家校长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勤学好问”，南洋模范中学的赵宪初校长（时任教导主任）教导我们“学而不问不是做学问”。因此不满足已有的知识，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与探究心是中学教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进入医学领域以后，我发现未知的远远多于已知的，这就更激发了我的求知欲与探索欲，促使我在完成学业之余，积极投身科学研究。

大学一年级时我在参加下乡服务后写了“农村儿童指甲中钩虫卵分布的流行调查”的报告；二年级时在老师指导下写了“胃癌 147 例病理分型分析”报告；我的生理、药理及病理生理实验报告中常常增加一段文献综述及结果讨论，这一做法曾多次受到表扬；三年级时还组织了一个学生科研小组开展肝性昏迷发生机制的研究。

在这 10 年中，我遇到了人生中 3 个重要的转折，使我想当一名医生的梦想终成幻影，成为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一是突转专业。大学三年级时，学校领导突然决定挑选 20 名出类拔萃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转到新建的生物物理专业。领导的决定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对于一个渴望行医者无疑是当头一棒。然而，一个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认识。进入生物物理专业，必然压缩原有的临床医学课程，但却增加了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微分方程、原子物理、医学



电子学及仪器工程等课程,这大大拓宽了我的视野和知识面。生物物理专业是一个全新的专业,由于师资不足、设备匮乏,因此要求我们边学、边干,既做学生又做老师。逼着我亲手设计细胞分光光度计,编写翻译细胞与发育生物学及生物能学讲义,这又大大提高了我的实践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及创新能力。十几年后,我反过来觉得这个转折对我所从事的事业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

二是毕业分配。那个年代无择业的自由,只能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当时我的成绩在班中名列前茅,所以十分希望能到瑞金医院从事临床医学科学研究。由于接二连三的阴错阳差,非但没能去医院,也失去了在病理学(医学院中介于基础与临床的关键专业)教研室工作的可能,只能跌落谷底,分配到谁都不愿意去的组织胚胎学教研室。我伤心痛哭了一个晚上,对前途几乎绝望。父亲的一句话“天涯何处无芳草”,使我破涕为笑,豁然开朗,高高兴兴地报到,认认真真地做事,兢兢业业地科研。此后,组织胚胎学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专业领域。

三是赴京深造。两年的助教生涯,一天也未虚度,我在老教师手把手的指导下,学会做切片、看切片,啃完了几本国内外的经典教科书;不到两年居然也能教授大课、指导实验并开设讲座。1964年,我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北京医学院组织胚胎学录取为研究生,师从著名的留美留苏双博士李肇特教授。大师就是大师,尽管每周只有一次师生交流的机会,且只有一年多的光阴亲聆教诲,但他的睿智、气度和远见卓识使我钦佩之至。他告诉我,“下一步应当把生化研究中的‘试管’换成‘细胞’,细胞化学将走向科学前沿”,他深刻地指出“细胞的结构与功能不可能同时精确分析,就像物质的质量与速度不能同时测定,这就是细胞学中的‘测不准定律’”。正当他指导我开始烧伤后结缔组织再生机制研究之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把这所有的一切在顷刻间摧毁。